

彩礼对农村家庭经济的影响研究

——基于安徽皖北 Y 村的调研

徐文娟，杨名，叶蕾¹

(安徽师范大学 经济管理学院, 安徽 芜湖 241001)

【摘要】在我国，彩礼作为婚俗文化的重要组成部分，有着悠久的历史。但近年来愈来愈高的彩礼金额使得多数普通农村居民难以承担。高额彩礼的存在提高了农村居民的生活成本，对农村农业的生产和良好社会风气的形成产生不良的影响，由此必须在加快经济发展，完善农村社会保障制度的基础上，由政府积极引导健康、理性的婚恋观。

【关键词】彩礼；农村；家庭经济

【中图分类号】D923 .9 ; C913.1

【文献标识码】A

中国的传统婚俗文化历史悠久，彩礼是植根于中国传统文化之中的一种社会现象，彩礼被寄予美好的婚姻的期许，是代表着婚姻的即将缔结。当今，尤其在农村，彩礼更是缔结婚姻不可少的一个环节，近些年来，随着经济的发展，各种婚嫁费用水涨船高，婚嫁费用超出人均收入的 30% 增长（姜旭朝、蒋贞灿）。父母为了给自己的孩子准备结婚的物质条件，有时候甚至还需要四处借贷，凑齐彩礼。有关“天价彩礼”的新闻报道频频见诸报端。“一动不动”、“三斤三两”、“万紫千红一片绿”等等都反映了当下彩礼的增加，这种天价彩礼给婚礼添加了金钱的味道，高额彩礼必然增加了农民的生存成本，经济压力给农村地区的家庭经济带来一定的负担。在安徽的部分农村地区，不顾及对方家庭经济水准，盲目索要高额彩礼的风气盛行，给原本仅能顾及温饱的普通居民，尤其是男方原生家庭带来了沉重的经济负担。基于此背景，笔者对安徽皖北部分农村进行了走访，对当地的彩礼现状进行了一定的了解。

1 彩礼文化的起源和意义

彩礼是婚姻支付的一种形式，近些年学者的研究也比较丰富，早在周代，中国的婚俗文化中就有了“六礼”制度，合法婚姻的达成是需要通过一定的礼制的，其中包括纳彩、问名、纳吉、纳征、请期、亲迎。今天的彩礼就是由“纳征”演化而来，彩礼被认为表达了男方求婚的意愿，同时又代表着双方婚姻关系的确立。彩礼文化起源于两千多年前的中国的传统文化习俗，

¹[收稿日期]2017-04-07

[基金项目] 本文是安徽师范大学研究生科研创新与实践项目“安徽农村婚俗文化对家庭经济的影响”的阶段研究成果。

[作者简介] 徐文娟（1990-），女，安徽阜阳人，安徽师范大学理论经济学在读硕士研究生，研究方向：市场经济理论与实践；杨名（1994-），女，安徽安庆人，安徽师范大学理论经济学在读硕士研究生，研究方向：劳动经济学；叶蕾（1992-），女，安徽安庆人，安徽师范大学理论经济学在读硕士研究生。

在农村，彩礼文化对人们的日常生活和习俗有着深刻的影响。随着历史文化和传统习俗的积淀，慢慢形成了今天的婚俗文化。在农村结婚时，男方要给予女方一定的彩礼钱，在几十年以前是实物的形式，今天是货币的形式，而女方会用彩礼钱买嫁妆，但是买嫁妆的钱不会超过彩礼钱。

对彩礼的存在意义有学者进行了相关总结，主要有竞争说、财产转移说和家族意志说三类（刁统菊，2007）。竞争说认为在适龄女性稀缺的情况下，彩礼成为未婚男子竞争妻子的筹码，是女方父母抚养女儿成本的经济回报。财产转移说认为彩礼被视为父母给予子女的经济馈赠，成为新婚夫妻的生活基础。这一理论认为男方家庭给予的彩礼更多是经女方父母之手再次转移给新婚子女，而非自我留存。家族意志说认为，一方面，丰厚的彩礼作为男方家族的“面子”，能显示出其不俗的经济财力，是一次向社会的财力展示；另一方面，彩礼的赠送意味着男方家庭与女方家庭的经济联合，象征着不同宗姓间社会资源的联结。在安徽皖北农村，限于经济水平的约束，竞争说和财产转移说更能贴近当地的现实，家族意志说的解释仅代表少数家庭。

男方给付彩礼被认为是对男方家庭经济实力的考量，并且是对女方家庭嫁女儿劳动力缺失的一种补偿。彩礼的存在有很多的社会功用，通过彩礼可以衡量男方家庭的经济条件，是对女方父母的经济补偿和心理补偿，资助新婚夫妇，体现了女性的价值和尊严，彩礼有其存在的合理性。农村父母大都把子女结婚看成是自己一辈子的任务，彩礼的暴涨使得很多父母很早就开始为儿子准备结婚的物质条件，彩礼已经有从礼节性的存在转变为索要财富方式或财富转移的倾向。高额的彩礼也使得彩礼的作用发生了扭曲。

2 彩礼的来源

彩礼的支付方表面上来看是求婚的男性，但对多数家庭经济条件一般的年轻的男性而言，高额的费用普遍超出他们的承受能力，为了顺利娶到新娘，现实情况多是举男方整个家族之力来凑齐彩礼。具体来看，彩礼的经济来源方主要可分为求婚男性自己、男方父母、其他渠道三类。农村地区普遍成婚年龄偏早，男性刚成年便开始由家族亲友张罗着寻觅合适对象，由于文化水平普遍不高，年轻男多未成年便选择进城务工，务工收入成为日后彩礼的主要来源。此外，除了男方自己，他们的父母往往也是彩礼的直接出资人。操办好子女的婚事，帮助他们顺利成家生子，是多数农村父母的心愿，帮忙凑齐彩礼自然也被他们视作“理所当然的义务”。父辈们的收入多来自当地农作物的种植收入以及农闲时的务工收入，多数年收入微薄，远远不及彩礼费用。向亲朋好友借款、向银行举债等债务借款也成为彩礼的另一经济来源，以负债累累作为高额彩礼的代价，成为部分男方家庭的无奈之举。

3 安徽农村彩礼现状

3.1 数额巨大，明目繁多

安徽的婚俗具体到各个地区有些细微的差别，但是也基本包括订婚、彩礼、婚宴等环节。根据中国统计年鉴的数据，安徽男性人口比女性人口多，安徽男女性别比例为 10 : 4.9，特别是在农村地区的适婚年龄阶段的男性人口比女性人口多，这在一定程度上更加剧了彩礼的增加。彩礼费用从 20 世纪 70 年代的几十元变成现今如今的十几万元，增长速度超过了农民的收入水平的增长速度，农民家庭收入和婚嫁费用与人均纯收入增长速度有明显差别，1990 年二者差别仅为 2-3 倍，2000 年已扩大到了 7-8 倍（姜旭朝、蒋贞灿，2005），在农村彩礼费用加上订婚和办酒宴的费用（不包括给儿子买房子、盖房子的支出），对大多数农村家庭来说是一笔很大的开支，很多农村父母一辈子节衣缩食，就为了攒钱给孩子结婚，有些特别贫困的家庭因为彩礼而负债累累，有的甚至向银行举债来操办婚礼。在安徽农村，在笔者调研的村子里，有些家庭的彩礼不仅仅是货币，还包括金戒指、金项链、金镯子等一些实物。还有“见面礼”、“谢媒钱”等方面的现金形式，很多父母将给孩子买房、结婚看作自己一生的任务，所以不管婚嫁费用多高，很多父母还是愿意去承担，哪怕举债，哪怕因此背上巨大的经济负担。在笔者调研的村子里，一位大爷说道“我家给儿子盖了一栋房子，孩子自己在外打工也剩不了多少钱，所以结婚就靠家里的积蓄，还问亲戚朋友借了钱，现在结婚哪有不冒账的。”，根据有关新闻报道，在安徽的杨山县彩礼竟有 20 万，宿州 25 万，有的地方还发生

了由天价彩礼引起的血案。这无疑对农村社会的稳定和经济发展产生危害。

3.2 相互攀比

彩礼原本是一种象征性的礼节，但是在农村的传统观念里，彩礼被看成是女儿的身价，如果彩礼太低的话就会觉得没面子或者被认为自己的女儿有生理缺陷。故而农村的彩礼往往带有攀比之风，不和别人攀比的寥寥。据调查，97.8%的人认为彩礼居高不下是因为面子和村庄的相互攀比。攀比是造成农村彩礼升高的一个原因，助长下去只会造成恶性循环，扭曲了婚姻，助长不良的社会风气。

4 彩礼对安徽农村家庭经济的影响

一些学者对当今的彩礼也进行了研究，有些研究彩礼与女性人力资本的关系、彩礼的经济含义，还有学者从代内剥削的视角来研究高额彩礼，魏国学、熊启泉、谢玲红（2008），从经济学的视角分析了转型期的中国农村高彩礼婚姻，说明了高彩礼给农村生活和农村发展带来的负面影响。结合转型期中国农村的社会经济特征，对比转型前的农村特征，具体分析了高彩礼婚姻产生并蔓延的原因。孙善侠、史清华（2009）从我国农村的婚嫁习俗出发，分析了彩礼现象在我国农村普遍存在的基础，继而利用生男生女得益对彩礼与妇女地位的关系进行了分析，通过博弈模型对彩礼的短期发展趋势进行预测，认为短期内会存在彩礼金额上升的一段时期。姜旭朝、蒋贞灿（2008）则分析了农村婚嫁费用、女性人力资本与农村社会保障之间的关系。目前学者对于农村高额彩礼的研究相对较少，数据也缺乏。现有学者的研究为本文的分析提供了理论的基础。从见诸报端的很多报道可以看到，农村高额彩礼已经对农村的生产、生活产生了危害。

4.1 因高额彩礼致贫，增加农民的生活负担

部分农村家庭在儿子结婚的时候，因为要支付高额的彩礼，在加上举办婚礼的整个过程的花费，本来生活还不错，可能一下子就因为彩礼而负债累累，一些处于贫困边缘的家庭，彩礼的经济来源主要是向亲戚朋友借，或者循环利用女儿的彩礼，或者直接到银行借贷。这种彩礼支付的现状可能让一些本来脱离贫困的家庭返贫，让贫困的家庭更加贫困。安徽是农业大省，农村有很多中低收入家庭，在当今的婚俗现状中更容易受到冲击。安徽省潜山县是国家级贫困县。潜山人汪贺为了结婚，家里东拼西凑在县城买了房。但去年定亲时，女方要求汪贺家给12万元彩礼，“他家情况一般，买房已经花光了积蓄，又要十几万的彩礼，只能借钱了。”汪贺的一位亲戚告诉记者，现在还只是定亲，后面还有办婚礼等花费，加起来超过20万元，对于一个农村家庭来说负担沉重。“潜山一些农村还流行三金五金，就是金戒指、金手镯、金项链之类的，这都是规矩。”，去年刚刚结婚的李水君说，当然彩礼也不是一成不变，男女双方家庭有时候也会商量着来，但总体来看，还是偏高。高额彩礼是农民奔小康路上的拦路虎，是农民脱贫路上的绊脚石。彩礼的存在是有很多的社会功能，很多学者做了研究，但是高额彩礼已经使婚俗文化变质了，影响了农村的生活。

4.2 减少了农村的生产性投资

“现在农村找媳妇，除了一栋楼房，还得十五六万元彩礼”，家在安徽省阜阳市太和县的崔婶儿说道。为了儿子的婚姻大事，很多农村父母甚至花光了家庭的所有积蓄，这导致农村的各项生产投入不足，彩礼以及结婚的花费使得很多的家庭因此负债累累，很多父母在子女结婚之后要花好多年才能把欠的债还清；另外，随着彩礼的提高，很多农村家庭对花高额彩礼娶进门的媳妇宠爱有加，很多正值青壮年的新婚女性不会参加农业生产劳动，这在一定程度上减少了农业劳动力的投入数量。以安徽省阜南县会龙镇于庄村为例，调研的过程中了解到，许多新婚的女性在结婚之后主要负责家务劳动，很少参加农业劳动。

4.3 高额彩礼扰乱了农村的稳定，恶化社会风气

在安徽省阜阳一代农村，两三年前，彩礼一般是 10 万到 12 万元，今年“涨”到 15 万元左右。普通农户娶个媳妇，几年积蓄就没了，甚至要背债。高额彩礼在一定程度上扰乱了农村的社会稳定，因高额彩礼会引发大量的民事纠纷，涉及钱财较多，双方的争执会更激烈。发生婚变时，甚至会发生暴力事件，近年来，因为高额彩礼骗婚的事件在安徽农村地区也时有发生，一些不法分子会铤而走险贩卖妇女。迫于高额彩礼的压力，一些没有经济基础的农村青壮年甚至会产生偷盗的心理动机。这些因素都在扰乱着农村的治安，高额彩礼使得婚姻充满了金钱的味道，相互攀比中助长了农村彩礼的不良风气。

5 案例分析

文中的案例是笔者在安徽省皖北地区的 Y 村调研时了解到的，根据调研时的情况整理分析所得。选取的案例的家庭经济状况、收入水平在该村处于中等，彩礼的支付能力反映了村里的平均水平。

案例一：XDW，男，51 岁，家中有一儿子，两个女儿，两个女儿早早就结了婚，儿子于 2015 年春节期间结婚，彩礼给了 10 万元，举办婚礼花费了大概 7 万。在订婚的过程中男方还给女方买了金戒子、金镯子和一块手表，目前家中欠债，儿子结婚向亲戚朋友借钱。家中还有 0.2hm²地，主要靠种植经济作物—辣椒和打点零工来维持生活，一年纯收人在 2 万元左右，老两口平时生活简朴，穿衣朴素。因目前家中欠债，儿子结婚以后外出打工，媳妇则在家，不参加农业劳动。

案例二：XDB，男，50 岁，家中有一个儿子，儿子于 2016 年 4 月结婚，彩礼 10 万，举办婚礼 9 万，购买房子 18 万，因花费巨大向亲戚借了钱，依然不够，向银行贷款 5 万元，目前家中欠债十多万，老两口愁的数着钱过日子，因务农挣钱太少，放弃农业生产，打算外出打工挣钱还债，家中 0.33hm²地给亲戚种。平常生活拮据。

案例的分析体现了高额彩礼对农村家庭带来的巨大经济负担，对家庭的整个消费水平和生产方面的投入都产生了负面的影响。通过对该村的调研走访，发现彩礼有高有低，但是整体水平还是偏高的。当地很多年轻人外出务工，为了给儿子娶媳妇没办法只能向银行抵押贷款，这种现象对农村家庭生活的冲击太大了，很容易导致贫困，彩礼和婚礼大操大办，婚礼过后生活过的紧巴巴的，彩礼和为婚礼准备的费用已经超出农民的承受能力，这对于农村的农业生产和良好社会风气的形成造成不好的影响。

6 结论

彩礼是中国几千年来历史文化传统，其存在是有一定的社会功用的，但是过高的彩礼已经对农村家庭经济产生了不良的影响，“天价彩礼”更是对传统习俗的一种扭曲，彩礼和婚俗是社会文明程度的一种反应，过高的彩礼不仅不能给生活增添更多的幸福，反而为家庭矛盾和贫困埋下隐患，对此，积极倡导文明的婚恋观势在必行。

6.1 加快农村的经济发展和完善农村的社会保障

在当今性别比例失衡的背景下，婚姻市场上会更倾向于彩礼的升高，一些农村女孩在外出打工后，会选择留在城市，不愿意留在落后的农村。有些人索要高额彩礼是出于攀比和从众的心理，有些人索要高额彩礼是担心女儿以后的生活，高额彩礼在一定程度上反应男方家庭的经济能力。也能提前占有一部分财产，来保障以后的生活。所以要加快农村的经济发展，缩小城乡收入差距，经济发展到一定水平，女方父母不用再担心男方家的物质条件，有利于改变这种不良风气。

限于我国的城乡二元经济结构，农村地区的社会保障主要形式是家庭保障，在安徽农村，“嫁出去的女儿泼出去的水”的观念依然很浓厚，高额彩礼对女方父母来说是一种经济补偿和心理补偿，和农村的社会保障制度不是很完善有一定的关系，女子婚嫁是一种资本转移和补偿的过程。政府要完善社会保障制度，减轻父母因为失去女儿的养老压力。

6.2 加快农村文化建设，政府引导婚姻回归理性、健康

面对天价彩礼，政府不能袖手旁观，政府应加大宣传引导，加快文化建设，倡导文明的婚恋风尚，视经济力量而行，而不是盲目攀比、大操大办，多宣传一些婚礼从简婚后幸福和索要高额彩礼婚后生活步履维艰的典型案例，树立一些奋斗致富、不啃老的榜样，让新婚礼新风尚成为主流。政府可以通过一些喜闻乐见的方式来进行宣传。同时，引导年轻人树立正确的人生观、价值观和世界观。

[参考文献]

- [1] 张静, 吴莹. 当代农村彩礼的经济来源和功能探究—基于山东省 M 村的考察[J]. 产业与科技论坛, 2012 (20) : 16-17 .
- [2] 姜旭朝, 蒋贞灿. 农村婚嫁费用、女性人力资本与农村社会保障—一个基于民间金融的分析框架[J]. 东岳论丛, 2005, 26 (5) : 37 - 43 .
- [3] 孙善侠, 史清华. 我国农村婚姻市场中彩礼现象的经济学分析[J]. 江西农业学报, 2009 , 21 (6) : 184-188 .
- [4] 靳小怡, 李成华, 李艳. 性别失衡背景下中国农村人口的婚姻策略与婚姻质量 — 对 X 市和全国百村调查的分析[J]. 青年研究, 20 11 (6) : 1-10 .
- [5] 陶自祥. 高额彩礼: 理解农村代内剥削现象的一种视角 — 性别视角下农村女性早婚的思考[J]. 民俗研究, 2011 (3) : 259-269 .
- [6] 魏国学, 熊启泉, 谢玲红. 转型期的中国农村人口高彩礼婚姻 — 基于经济学视角的研究[J]. 中国人口科学, 2008 (4) : 30-36 .
- [7] 崔杰. 中国近代婚俗文化的变革[J]. 中国市场, 2014 (29) : 137 - 138 .
- [8] 张静, 吴莹. 当代农村彩礼的经济来源和功能探究—基于山东省 M 村的考察[J]. 产业与科技论坛, 2012 (20) : 16-17 .
- [9] 葛雅兰. 关于农村高额彩礼的几点思考[J]. 辽宁行政学院学报, 2010 , 12 (12) : 151-152 .
- [10] 杨娟. 农村彩礼问题探析[J]. 农村经济与科技, 2010 , 21 (11) : 40-41 .
- [11] 魏国学, 熊启泉, 谢玲红. 转型期的中国农村人口高彩礼婚姻—基于经济学视角的研究[J]. 中国人口科学, 2008 (4) : 30-36 .